



今日论语

日前，国务院安委办召开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指出，江西丰城发电厂“11·24”特别重大坍塌事故损失惨重，教训极其深刻。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，事故与建设施工单位压缩工期、突击生产、施工组织不到位、管理混乱等有关。这是今年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，也是近十几年来电力行业伤亡最严重的事​​故。

丰城电厂三期在建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导致 74 人遇难后，公众除了关心事故善后工作，最关注的就是事故原因调查和如何追责。国务院安委办的说法，证实了

汤嘉琛

此前一些业内人士关于“压缩工期”的猜测。这起事故以沉重的代价再次警示有关各方：工程建设要遵循科学规律，随意压缩工期的乱象必须引起重视了。

按照业内说法，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有火电厂建设，火电厂对冷却塔施工平台的安全要求非常高，罕有倒塌事故发生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施工方河北亿能丰城项目部工作人员认为这一反常事故“可能是混凝土强度没达标造成的”——为赶工期，施工方依经验觉得混凝土已经干了，但实际上混凝土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干透，在工人们提前拆除脚手架的过程中出现混凝土脱落，最终坍塌。

最近几天的媒体报道，还提及

两个疑与“赶工期”有关的细节：一是今年 3 月底，有电力央企负责人赴丰城电厂项目现场调研时发现，项目部图纸严重滞后但“不等不靠”仍在施工；二是发生坍塌事故的丰城电厂三期工程曾在 9 月举行“协力奋战 100 天动员大会”。“魔鬼”都隐藏在细节里，但工程方没有看见。

丰城电厂三期工程是如何赶工期的，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认证。但从以往案例看，为了各种利益、节约成本、塑造政绩等原因赶工期的现象并非个案，很多酿成惨剧的“短命工程”“短命建筑”背后都有赶工期问题。广东省建筑业协会会长梁剑明甚至说过，现在的施工企业几乎没有不压工期的。

英语中有个词叫“房间里的

大象”，指的是那些触目惊心地在却被明目张胆忽视的现象，就好比房间里站着一头大象，但所有人对它视而不见。普遍存在的赶工期乱象，就是这样一头“大象”。规划方、施工方、监理方、政府部门，似乎都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、一种隐患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潜规则。

可是，工程质量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赶工期乱象长期、普遍存在，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。丰城电厂事故教训深刻，一方面，有关部门亟须在近期开展一次工程安全普查，早发现苗头性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、安全监管执法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等问题，不能再打马虎眼了。

新民新语

读书不多想得太多

曹刚

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统计发现，超三成北大新生厌恶学习，并由此推论，大学生们乃至整个社会都得了“空心病”，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。

天之骄子高比例厌学，是不是病，病情多重，不好说；但对这种现象本身，我不陌生，也不奇怪。那些“别人家的孩子”的确是高考赢家，然而，成绩优异不代表热爱学习。

我们多年来走过的求学路不都是这样吗——小学用功读书，为考上好初中；进了初中，瞄准好高中；最终，为好大学奋力一搏。寒窗苦读十二载，天天都有小目标。进了大学突然发现，不再有下一场重要考试，没了奔头，不知所措。

这时出现两种选择。

一是马上换个目标，寻求新动力。有些学生大一就树立明确的求职方向，据此来设计大学四年，重视职业培训，选修“有用”课程。教育家蔡元培说，大学不是职业培训班，不仅培养有知识有技能的人，更应培育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。否则整天惦记找工作，只会生产出一批批“就业机器”。

那些不愿当“机器”的人，选择抗拒功利，继续迷茫。可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：学习，既不为考试，也不为就业，那为啥？一时找不到答案，就可能产生厌学情绪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统计中的部分北大新生，没有急吼吼确立新目标，先反思自我，哪怕厌一会学，未必是坏事。

问题是，不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，要尽快找到出路。

借用日剧《女王的教室》几句台词：学习不是非做不可的事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做的事；不能盯着功利，是为了成为更出色的人。

人生有太多美好、有趣、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等着我们去了解。好奇心和求知欲，是学习的原动力，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。一旦丢失，人如行尸。

多读书，多看世界，好奇与求知的火苗就不容易熄灭。有个男孩写信向杨绛诉苦，杨先生回复：“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。”

阅读多了，见识广了，迷茫和焦虑便会少一点。

别让年轻人“昏昏欲睡”

权威声音

日本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的日本企业面临“员工荒”。调查给出的解释是：日本本就出生率低、老龄化严重，而年轻一代又对工作不感兴趣。

为了吸引年轻的千禧一代，不少企业开始积极构建符合年轻人口味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。文件储存公司 Dropbox 斥巨资把总部改建成年轻人的“游乐场”，上级鼓励员工暂时将工作抛在一旁，可以在公司里滑滑板、骑滑板车，还能玩乐高积木。这些元素的融入，把原本枯燥、单调的公司环境改造得妙趣横生，既融洽了团队气氛，也在潜移默化中让共享、协作理念为每一名员工所熟稔。

不仅企业要发力，如果政府层面也能顺势而动，年轻人施展抱负的舞台就会更加广阔。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，曾对比研究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国家就业和教育领域的 8 项指标，结果显示瑞士排名最高，德国位居第二，而这得益于两国政府采取的“双重教育体系”。职业培训体系与公共基础教育体系并驾齐驱，年轻人拥有更多择业机会，甚至可以依据个人的兴趣和潜质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。

一个物尽其用、人尽其才的社会，需要政府、企业和学校共同协作、相互支撑才能形成。归根结底，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，还是为了让年轻人能自主地“动起来”，向着“星辰大海”，在代际更迭中发挥才情、贡献智慧。毕竟，一个连年轻人都“昏昏欲睡”的社会，注定是没有希望的。（康岩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）

笼中哀鸣

「青山绿水美田园，候鸟齐飞画中现。折翅哀鸣灰网中，白鹭何日见青天。」三万五千只活体候鸟，一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冻体——广西平乐破获的贩卖候鸟案令人震惊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平乐县森林公安局局长梁青向媒体表示，除案发当天抓捕的三名嫌疑人外，又有几名嫌疑人落网。

曹一画

网视舆情

“买卖童工”话题中的两种声音

何小手

上周，一条常熟市服装作坊雇佣童工的新闻备受舆论关注，媒体报道提及童工在工厂的生活，显示童工人身受到约束，其遭遇让人唏嘘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居然还存在“买卖童工”的现象，这是舆论普遍的反应。最初很多媒体评论也表达了这种惊讶的姿态，顺着这样的思路，批评者大多要求展开问责，常熟官方也很快做出反应，回应外界关切。不过很快舆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，有批评者开始站在童工及其家庭的角度思考童工现象，对“拯救”童工抱有复杂的态度。

在同情者的眼中，童工是不幸的，这种同情既有现实的考量——的确，很多童工工作辛苦，而且可能还要遭受各种严苛的约束——另外更重要的是，法律对童工现象一直保

持高压态势，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很少有工厂愿意冒法律风险雇佣童工，过去鲜有媒体报道关注童工现象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印象。于是，反对雇佣童工在今天成为一种主流声音，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怀和愿望，它是未成年保护领域的“政治正确”，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反对，就成了一种粗暴的批评，因为并没有看到现象之外的东西。

法律只负责保护，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在保护之外，关于童工现象产生的逻辑以及社会背景，法律并不会涉及，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。有心人如果真正要保护这一群体，就必须梳理其中的关系。在最近有关“买卖童工”问题批评的

另一种声音中，大多提到这样一个事实，即童工家庭普遍贫困，加上未接受多少教育，为了家庭生计，孩子很小便外出务工。这种选择不是源自雇佣者的教唆，而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，“对于孩子所在的家庭，听闻有渠道能够找到一份工作，赚钱补贴家用，这是一件好事。”据云南《春城晚报》报道，每年都有很多云南人经中介介绍到常熟工作，仅去年就有 6000 人，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。可见，童工是普遍现象，只是它一直未受到主流舆论的关注。

不少批评者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，即在查处雇佣童工现象后，如果只是把这些孩子送回家乡，问题并没有解决，一旦得不到很好的教

育，他们很可能重新返回常熟。这并非反对政府查处雇佣童工现象，而是理性审视现象背后的复杂现实，“雇佣童工是一种非法行为，但却符合市场的规律，政府监管越严格，童工的待遇也就越糟糕。”其实，很多有关保护弱者的法律都存在这样的困境，对于被保护者而言，目前的保护机制并不适合他们，因为没有契合他们的现实需求，所谓保护，只是一种姿态，批评者在重申一种时代价值，但并未洞察到问题的根源。

《人民日报》最近也开始关注舆论对于“买卖童工”现象的两种声音，主张对童工的同情化为帮助，是的，童工需要被保护，但更需要的是获得帮助。